

阅读是一个人内心的隐秘信仰

□ 一寒

以前总觉得没时间读书,现在各种娱乐活动被限制,按道理讲应该是读书的好时光,但我却常常读不进去书,太多信息比读书更有吸引力,这大概是人的共性,在集体面对灾难的时候,每个人都想通过信息的发出与回应,来寻找群体存在感。

这个时候,过去阅读的积累,就显现出好处,对现实发生的种种,你会发现当下人们所面对的艰难或者苦难,其实在过去的书中都曾经有过详细的描写,如果你读的书足够多,就能够学会分辨,不被流言、歪理带偏,找到安定内心的方式,冲破焦虑的“荆棘丛林”,或者起码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忍耐与等待。

阅读是有红利的,但这种红利的获得,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阅读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即刻可贴”——在你需要精神支撑的时候,拿过来一本书就能直接找到答案。答案藏在千万本书里,而且没有标准答案。你得从无数答案中找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个,答案也不见得绝对正确,但它可以成为一个人内心的隐秘信仰。

阅读有点像到银行存款,今天存点儿,明天存点儿,这个月存一笔,下个月存一笔,但别老去盯着累积的数字,否则就是太在意结果而丢失了意义。雨滴滴陶陶需要一个过程,河水涨满整条河床需要一个过程,麦子从土地到达麦缸也需要一个过程……读书更是如此,等到有一天,你面对日常生活或者生命里重大变化,虽然也惊惧、也担忧,但内心却有一块澄明之境时,那就是阅读的红利兑现的时候。

读书人大多希望拥有一份澄明心态,像柏拉图对“精神之爱”深刻又轻松的追求,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澄明就是极乐”,像陶渊明归隐后的自在悠然……这无不是思想的成果。读书是通往思想的最佳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现代人读书,哪怕只是为了得到实用目的的很强的慰藉感,可读的书多了,读的是好书,也总是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拥有一种读书人的气质。

当然,阅读的红利不能等同于阅读的功利,功利的阅读是没法造就人

的气质的。什么是功利的阅读?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没有判断性与选择性的跟随式阅读——不明白自己的阅读需求,或者无力找到自己的阅读方向,任由自己成为阅读的“消费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带着消费欲望的阅读,大多是功利阅读,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每当经受不住诱惑,购买并阅读了一本市面上被炒得很热的流行图书,那么最后得到的阅读感受多半不舒畅。

想要拥有阅读的红利,有必要把自己的阅读愿望分为有目的与无目的两种。有目的地阅读,是深阅读,读一些经典,读一些难啃但含金量很高的文史哲佳作,这样的阅读可能并非轻松、愉快的,但读书的初级与中级阶段,向来都是辛苦的,自古读书苦,这点永远不会改变。而无目的的阅读,恰是深阅读的补充,无目的阅读是把自己视线范围内觉得有趣的书拿过来读一下,读得进去便读完,读不进去便放弃,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这是一种阅读休息。在这样的阅读节奏下,你终会与给自己带来巨大影响的一本书相遇。

每个读书人一生都会遇到给自己带来巨大冲击的一本书,这本书出现在青少年时期的概率最大,也不排除到中老年时才遇到。这本书其实就是阅读的红利体现,它是你所有阅读积累的财富中的金子、宝石,每每在拥有它之后你仿佛拥有了了一座“避难所”,你会时不时地想到这本书,并把它带给你你的经验与感悟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拥有了这样一本书,你便拥有了一位陪伴自己前行的挚友。

人与书的相遇就像人与人的相遇一样。你以为是“缘分”,其实不过是一个早晚要发生的、必然的交集。人是流动的,书也是流动的,但总会有一刻,人与书会暂时停止脚步,彼此凝视,由此诞生的一切,是阅读行为产生的所有魅力所在。



吴猛与王川先生合影

摄影发明之初,立即成为绘画的替代物,很多画家被那种逼真酷肖的效果所慑,竟然背离写实的手法而转向表现主义和抽象。虽然摄影永远不可能代替绘画,但却逼退了许多画家。

正因为摄影永远不可能代替绘画,所以它也在变化,如果能够代替,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必然有它独特的艺术规律,这是其它的艺术代替不了的。虽然摄影也是造型艺术,和绘画有着许多共同的规律,但摄影和绘画争天地,而是转到了新闻摄影这一领域,用它的反应快捷这一特点,在生活中抓取了许多镜头,许多转瞬即逝的场景,这一点,绘画不可能与之相比。

在摄影产生之前,画家也需要到生活中去获取素材,但他们获取的手段只能是到现场去写生,靠他们敏捷的观察和速写手法来把那些活动着

定格人间烟火

——序吴猛摄影新作《市井百态》

□ 王川

的物体抓捕到速写上。

等到摄影发明之后,这一切都不需要了,溴化银的迅速感光已经把画家远远地甩在了后头。再怎么样快的速写高手也比不上照相机。摄影师借助科学,把生活定格在了底片上,以后又定格在了数码上。

对于新闻摄影家来说,生活永远是他们取之不竭的源泉。加之摄影技术的日益进步,对摄影技巧的日益简化,摄影爱好者的数量都在激增,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拍客大军。

然而,好奇的拍客和摄影家是有根本区别的,一位良好的摄影家应该不同于一般打卡的拍客,他应该在进入生活之时就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快速的发现力,抓拍的爆发力,以及日后对照片的处理能力,还应具备把所摄内容进行提炼升华、事后加工的功力。

摄影艺术是造型艺术,造型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形象,而摄影是最快的发现,摄影家通过从生活中发现美来创造艺术形象。这个发现取决于他的艺术素养、敏捷程度,艺术技巧和处理手法。优秀的新闻摄影家无不把生活中的瞬间转化为永久定格的高手。

很多历史性的场景已经无法再现,然而摄影家却可以为我们定格这一切。

摄影家眼中的世界,无一不能入照,但凡市井百态,一入摄影家的镜头,就能变得意味深长。

吴猛不是职业的摄影家,然而却

是远胜职业摄影家。他受父亲影响,从小就爱上了摄影,尽管后来他当了法官,然而几十年来一直乐此不疲,一直执相机在手,拍而不歇。他不同于一般的拍客或摄影爱好者,而是专业的摄影家,早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镇江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他所摄的照片汗牛充栋,有艺术摄影,有风光摄影,也有新闻摄影,他是摄影家眼中的法官,是法官中的摄影家。

这本《市井百态》就是吴猛的又一部新作,他把镜头对准了市井中的芸芸众生,人间烟火,从一般生活中摄取素材,看似随意拍摄,然而却是有所选择,他把最底层的、最原生态的、最草根的人的生活留了下来。把活动着的、进行着的生活留了下来,把一切不加掩饰、不加溢美和不经意的生活留了下来,他甚至在上班的路上,停车的瞬间,也会把相机伸出车窗外抓拍。生活对于他来说是五彩的,是斑斓的,是丰富的,是取之不竭的意味。

生活并不等同于艺术,只有在艺术家的眼中和手下的生活才是艺术,艺术应该高于生活。摄影家和一般拍客的区别,就是摄影家具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能够把生活转化为艺术。

人间烟火不是艺术。

定格的人间烟火不全是艺术。

摄影家所定格的人间烟火才是艺术。

资深摄影家所定格的人间烟火就是精品。

吴猛就是资深摄影家,他的抓拍不是随意的,不是业余的,也不是率性的,也不是摆拍的,而是注意构图,注意人物的动作,注意黑白反差,注意明暗关系,注意色彩协调,事后还讲究剪裁,在既保持原生态原汁原味的同时,也具有了艺术特质,而不是生活的再现。

这一切,都源于吴猛有着深厚的摄影美学基础,有着对生活敏锐而深刻的观察能力,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才使他区别于一般的拍客。这才使他能够产生这本厚厚的《市井百态》画册。

吴猛拍摄的画册还不止这一本。



“文学跨年直播”是一股文化清流

□ 许民彤

本来就是感情的产物,文学从来就是讲悲悯精神和悲悯情怀的。”

依笔者理解,文学阅读、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目的是美善人性,让人更像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和可爱的人,培养我们的悲悯情怀,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提升审美境界。这就是文学的本质精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文学的力量、文学的影响,文学对我们生命和心灵感染、教化的作用。文学的悲悯情怀,能够引导我们从一种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揭示生活,真实地表现人类的命运、人类的伟大,激发我们的担当意识和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文学能帮助人们感受到人类痛苦的种种心境,把它们统统装进自己的心灵里面,融入自己的生命;帮助人们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奇特和短暂的地位,正视人类的困境和人性的极限,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生活时时刻刻都在更新,亘古不变的就是文化经典、文学经典的魅力。从气象万千的唐宋诗词到各具魅力的四大

名著,从文艺复兴时的莎士比亚到20世纪的卡夫卡,经典总能让我们沉静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对谈“经典的魅力”时,有的作家说,经典就是最温暖、最迷人、最有人情味的历史……读经典是我们和整个历史长河里最优秀的人交朋友,与他们隔纸相望,与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

是的,文学经典的阅读,是我们与前人的对话,是汲取经典的经验和智慧,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困惑。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需求和渴望。因此,人类一直被一些共同的难题所困扰和挑战,也积累了许多应对这些难题的共同经验和智慧。这些人类的共同经验、智慧和启示,就积淀、保留和贮存在这些经典文化的纯粹精神的形式之中,一些经典作家作品比现代畅销书作家更能拨到我们的经验与情境的痒处、痛处……

在今天这个手机时代,玩游戏、刷微博、刷抖音、看电影、交朋友……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文学

的力量,文学的影响、文学的阅读。但对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文学跨年直播,众多网友、文学爱好者却是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在观看这场长达5个多小时的文学“精神盛宴”的过程中,网友们纷纷点赞“没听够”,希望“明年一定要继续办”……

在文学对谈中,有些作家提到自己是如何爱上文学,走上文学写作之路的难忘经历。这又不禁使我们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学需求。对我们自己来说,心中也有柔软的一角,希望在物质之外寻找点什么,这便是我们精神渴求的源泉。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呼吸从容、目光清澈、神情舒展、容貌亲切的瞬间,在心灵与心灵相互靠近之际,永恒文学就悄悄到场了。人类的文学宝库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就会成为我们眼前的新生之门……



《爱情神话》:写给上海的“情书”

□ 星月



感因此得以流动起来。能给人以这样一种体会的城市,自然也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这种体会,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渴求的生存状态。

再说《爱情神话》里的角色人物。女主角李小姐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离婚后住在母亲家,只有一个临街的小卧室。她有着同龄人时

常要承受的多重压力,但她却用独立的人格,精致的生活追求,坦荡的生活态度,化解掉了可能会让很多人焦头烂额的世俗琐事与观念的捆绑和束缚。在李小姐那里,女性外在的柔软与含蓄,与内心的独立与强大,并不是矛盾体。她的这种性格的形成,难免会让人想到环境与传统的熏陶,如果把李小姐的性格与上海的城市性格相对比,会发现有多诸多异曲同工之处。

《爱情神话》里的街边鞋匠虽然是一个戏份不多的配角,但出口成章,谈吐不凡,对人对事都有很强的洞察力。他往往可以用极简的语言,来说透事物真相,给人以启发。但《爱情神话》的受欢迎,城市魅力其实藏在更多细节当中,城市形象的主要构成元素是人。一部电影放弃使用“高大上”的镜头,故事照样也不会产生损失。

先说《爱情神话》中的主要场景。其一是男主角老白拥有的一处民宅楼房,镜头不止一次地把这处楼房的狭窄告诉了观众,但观众却并不觉得这里拥挤、窘迫。这是因为,角色的行为已经牢牢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至于他们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舒适度究竟如何,已经不重要。当老白在小院里教人画画,当几位主角聚集在客厅里你来我往用潜台词互相调侃的时候,环境随着人物状态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观众在被角色吸引的同时,爱屋及乌,同时也会觉得生存在这小小的方寸之地也很有趣。

其二是影片里经常出现的那条街巷。老白与母亲、前妻、儿子以及老友、女友,经常在街巷里碰面,他们要一起行走、交谈,要么一个人独自漫步。街巷不宽,也不长,但每家超市、咖啡馆、面包店、果汁店等小店,都散发着独特的味道。干净玻璃橱窗,柜台外面摆放的供客人小憩的长椅或方凳,都可以让人放松地坐下来闲聊片刻,城市的节奏因此缓慢下来,生活的味道因此得以沁出,凝滞的情



永远的沈园

□ 郁建民

一场细雨,阳光灿烂,透过绍兴城清晨的薄雾洒在了我的肩头。从鲁迅路下车,走过放生桥,粉墙黛瓦的沈园很快就到了。去领略一下那两首千古绝唱宋词诞生的地方,去体会那世间曾有过的、缠绵悱恻800多年的爱情传说……

走进那题着“沈氏园”牌坊,才入沈园,原木上的绿色楷书与园内探头的青青柳色妥帖映衬,古朴而雅致。整座园子淹没在江南水乡的旧宅里,笼罩在春日薄薄的光里,内秀而安静。

门内有一块断为两截的卵石

巨石,横卧于地,这块被生生劈开的大石刺痛着眼睛。大石从中裂为两截,却又紧紧相依,上书“断云”二字,想必是取自陆游描写沈园的诗句“坏壁剩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之句,但见坏壁之上,小词犹在,尘迹皆覆,依稀可辨。而昔日的所爱,已如巫山云散,高唐梦醒,事已杳杳,情犹绵绵。断石无语,却日夜夜在此默默地昭示着:遥远时空下这里曾经演绎的那场如泣如诉、忧伤凄美的诚挚爱情故事。

恒郁而逝的唐婉,该是怎样一个柔婉多情的宋时女子,为爱情消

得人憔悴。我在一阙《钗头凤》里读了数百遍红酥手、黄藤酒,总是被一怀愁绪,几年离索,就这样一错再错的故事所伤。锦书难托是山盟,只是如今的尘世男女,有几多山盟,几多誓约;只是誓约有多真,几多执着;蜻蜓点水,游戏人生者多。旁观离别唐婉,一个“错”字是痛悔,一个“莫”字是哀怨,一个“难”字是无奈,一个“瞒”字是轻叹,相知却不能相伴,相偕一生,是怎样的残酷人生憾事?离别十年游园邂逅,便为爱消逝生命的唐婉,活在放翁几十年一阙阙新诗旧词里。他们的一唱一和,成就了沈园千古声名,让后世情意绵绵的情人们前往凭吊与默悼。

淡淡的古乐幽幽而来,千般忧思万般惆怅。相逢映波桥畔,邂逅惹人心伤,离别心生痛楚。那又是怎样的痛楚,痛彻骨髓,不能相拥有的错错错,便一直错下去。多情女子终化作沈园梅骨香魂,在宋词里一直哀怨凄婉至今。世间的情缘剪不断,理还乱,就这样牵绊又缠绵,就这样多愁又善感,就这样无奈又无缘。“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旁观手中的笔够沉重,咫尺天涯,形同陌路,是如此的

愁肠百结,痛彻心扉?

题词壁前,陆唐的诗情对话闪耀着爱的辉光。静观其词,惆怅满怀。孤鹤轩上无孤鹤,问梅槛处梅花谢。生死不渝的人间至爱唐婉,才会吟出“雨送黄昏花易落”“欲笺心事,独语斜阑”,依然为爱而悲痛欲绝而缠绵悱恻,而消亡了红颜。婷婷杨柳,渲染出“满城春色”,怒放的腊梅,使得陆游“痛饮便判千日醉,清狂顿减十年衰”。佳人已逝,此情何处去追?只有沈园留清影。让人黯然神伤的,是陆老先生81岁仍夜来梦游沈园,更是吟出“沈家园里更伤情”,“只见梅花不见人”的悲情诗句。忧伤郁结的耄耋老人,真情不移,永难忘怀那一阙情之悲歌。真性情中人,还分什么年长与年幼?因为真性情,85岁老放翁春日再往沈园,向这一方佳园作最后告别,“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才华横溢、满腹深情一放翁,沈园几多离索情,只是情思难切。只是为这千般心事,万般情怀,我自慨然而叹!

人以事传,园以人传。陆、唐生存的年代容不下他们的爱情,却由永远的沈园作为载体保留了下来,并在千百年的传说中成了让后人沉醉的佳园。

WOXING WOXIU
我行我秀